

雕

菰

集

雕菰集卷二十二

江都焦循著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  
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  
誓不嫁以鍼帶得錢供父餽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  
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  
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乎余與法  
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  
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

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勳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夔墓側請旌於

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衛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蹙然因爲之述

鄭孝子墓志銘

孝子姓鄭氏名禧字錫五繼伯父達爲子本生父爲上居鎮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性所流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憂慮面墨色侍疾不寐髮鬢晝亂斗室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旣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毀致病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循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恭讓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畢肖旣病恐戚其生父母心呼之忍疾而侍也或曰孝子之

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乎世俗之孝吾不爲  
孝子重惟其蝮羸負之恩同毛裏齒才卍角大節克成  
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是可傳矣銘曰

繼嗣之立爭奪之林惟合以利孰誠其心鄭君秩秩貊  
其德音孝于惟孝著江北南勒之貞珉以爲世欽

喬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椿齡字樗友甘泉縣人沈酣六藝之精涉獵百  
家之蹟故其操筆爲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  
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然而所遇止博士  
弟子員高等屢試餽廩未食命之窮也可勝感乎篤於

友朋不效酒食標榜之習過則相規直言無隱故人樂與之遊而復憚其口雖有放逸不羈之士見之無不自歛抑年五十不昏娶不事生人產性情高潔自好世或以怪誕目之儀徵阮元嘗從之遊既貴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視學山東延先生佐文事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卒於青州弟某某迎柩歸於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循識先生十年時獲聞先生之論將往齊與語於泰州旅舍自此遂不能見越一年循至青州先生卧榻尙存具雞酒黍飯向榻而祭乙卯二月晦夜三鼓也五月自山左歸尙未有志先生墓者因爲之志銘曰

瞻彼齊城驅馬宵征月孤山冷想見先生

李嵩泉墓志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燈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嘗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於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訝之八月

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卧帳中問之尙與余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餬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天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卽用以爲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孺人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月日內閣中書鄭兆珏葬其考容千府君暨母節母吳孺人於金陵琵琶街之原禮也府君諱涵先世居歙繼遷於金陵再遷於揚州祖爲翰贈中議大夫父鑑元誥封中憲大夫君幼好學能文章劉石菴先生督學江蘇取爲儀徵縣學生春秋三十卒於乾隆丙戌秋八月厝於城西仙人掌之側越四十年嘉慶乙丑冬十月吳孺人卒又一年始合葬君之卒也四方知名之士作詩歌以哀之奴隸臧獲及鄰里市巷之人多謂君不宜歿迄今猶然是時君長子兆玉甫三歲次子兆珏猶在娠吳孺人年二十六耳孺人善事翁姑姑育

痼疾調護尤謹撫兩子皆成立凡守節四十年乾隆乙卯舉於有司建坊於門循與兆玉兆珽交二十年君已前歿未獲瞻仰顏色時時拜見吳孺人言論風格肅然見家法又嘗誦君之遺文而惜君之才則信乎其不宜歿也孫四人烜烜灼灼兆玉出熙兆珽出銘曰

人惜君歿吾謂君存君於何存存於人言如燠思潤如冬思暄有斐君子人不可諉穆穆節母維邦之媛美哉同穴夫貴妻尊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一囊來皆君著述草藁

乞循爲理之明日啓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尙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興藝塾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菴日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日記首尾完善錄雖璣屑間及哀傷而夷曠之風露於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

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刺其精華爲君寫之統得四卷  
名之曰菽厓考古錄菽厓者君別字也君諱懷字保岐  
鍾氏世爲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買至君而貧君樂道  
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餽粥不繼不廢歎歌好  
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爲列身橫舍則科  
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一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  
於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  
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  
學江蘇重君之爲人歎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  
有知己之感然自謂警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言

履及之居恒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官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

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善香其先爲汴人宋南渡後世爲華亭人明萬厯朝君七世祖陞以丙辰進士仕爲太僕寺卿生錕錕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尙書次曰潛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爲君高祖楨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爲君曾祖祖晉河南衛輝府知府爲君祖興堯山東兗沂曹濟道爲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王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睢通判署開封府值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哈爾

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緩先以它馬資用大吏  
以爲能奏人賜花翎題補蘭儀同知會河決歸德睢  
州君日籌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絡聲  
功旣成遵川楚例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曰  
詢得致疾狀領之未幾進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  
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  
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  
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涖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  
先是晉產鹽于古鹽池旣汰商均課地丁趨利者多私  
販而課病君籌之以爲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暹渠

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  
用其議入告秦可秦晉之民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許訟  
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晉利  
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  
不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  
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  
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糴于晉民不肯集衆  
阻之以爲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于秦君諭以糴不可  
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糴之價如糴之  
價蓋以晉穀糴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



君之以充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  
護無虛日至是考城舊南隄決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  
以食其中牟之將決者則馳往力護得安上賞加按  
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  
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  
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時候  
補主事女子子三人孫二人秉樞秉衡夫衛輝府君之  
祖所舊守也充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  
皆嗣任之當時以爲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爲美談  
君判儀睢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豫壤

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爲盛事君兄之子嫁阮氏爲吾弟亨婦與君爲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爲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珉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子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閩月子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

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  
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  
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  
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  
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  
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  
不己也時子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  
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  
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  
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讐務制而勝之生氣

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羸其一斯爲本乎子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子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芍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抉其

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  
惑人也作辨疫瓊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  
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  
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  
氣飲用大黃有瀆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  
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乎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  
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  
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  
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  
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

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合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效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溺也子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真財利所  
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  
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濬囊中有帙指  
與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  
師之以保庶民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  
書塾年七十有二嘉慶元年丙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  
去余宅三十步君爲明儒吏部郎納諫之裔孫高祖父  
王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

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  
循祖母君性誠樸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  
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  
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  
事暇時教以書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  
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鐵  
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娶某氏無子銘

曰

湖中閩閩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  
爾式微祖無宦積焉得輕肥生不妄取死無餘財人謂



君愚君量實恢布衣莎帽清若寡鵠不墮祖風困窮何  
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忤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  
良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志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  
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恭敬  
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摹印不屑屑講章法自能工  
亦非仿秦漢以飾苟率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  
唯唯似未喻明日發爲圖窮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  
其孤子爲娶婦劉氏婦有母病痿君飲食之婦生男女

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遂蹙憂鬱至歐血病又以服藥日增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醫交最深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裔世居婁東穆穆祭酒爲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迺窮君性沉默與人則恭君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慧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餓守蒿蓬兒衣百結婦歎於宮篆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餓外襲愁鬱內攻神氣日剝如木有蟲君年方壯君算則終頓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鞠凶魂兮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  
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  
廬州府知府考齊襄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  
男九人君敘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  
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貴陽縣知縣調  
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  
徽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  
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  
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卒仲廣興叔

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益陽時值山水破隄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無爲州水衝壩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益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靖輿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爲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慷慨罵賊慘羅於難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

學好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  
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化繇德駿民視風鳩會稽名駱東  
郡無蝨牛依淮守虎拜荊州繫古有然維君則侔虞賓  
巨族楚產名流清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  
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銛陰雨隨騶民隱旣恤  
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狗先羊問犢共車畱破  
械同豫發倉比攸荻圩增壩穎開穿溝利民民立禱神  
神酬通經足用臨事克謀具我壺漿衍我朋儔梅花東  
閣明月南樓板輿朝豫民瘼宵籌蒼黎在臆皓髮生頭

績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螿窸悠悠女捐簪珥童  
罷謠謳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楸湘雲  
皖水人去香浮

節孝臧君墓表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  
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鰾君次叔季吧  
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  
庸每受經人一已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  
長讎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瘵  
瘡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旣溫復潛

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旣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蝸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

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寢外扇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檢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跼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尙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蘊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盧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敢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



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僮服誦婦竦聽畢乃合卷婦偶失  
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讎與爾約三  
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而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吧泣  
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  
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  
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  
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  
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  
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謫辭以哀之孝弟之節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

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炳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千公之伯兄墓在澗陳壩北祔於文生公墓之西南面於澗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黃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齡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爲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澗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爲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爲

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目短視廣面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聲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俱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都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虛譽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執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穿溝引湖遶西山而南入江所費既衆且將壞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泐懼值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艱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嗾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悟適大吏亦以爲不便

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畏之有口角詬誶得府君一言卽解舉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宣化使者涂公按鄗至里見府君勤於教而民俗於諸鄉獨淳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吾父云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娶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適管一清管以庶吉士改魏縣令迂府君至署府君惟布衣羊裘而已孫男三待得徹得徹少失學不能擇友以飲博盡蕩其家業遂以窮死府君手著時文稿數百篇手訂明人程墨及震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

均存得處乃失之至於盡墓久不修從兄待整葺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震鳴公爲同祖兄弟祖賡泰字載歌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爲名諸生公諱率祖字履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龔氏生子二長汝驥次汝龍以汝驥爲兄繹祖後已而汝龍歿汝驥亦先公歿公叔父南吉生暉祖暉祖生汝翼至是汝翼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龔孺人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動

息未嘗稍溢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嘗與友人論經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觸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繹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爲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召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卽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率祖今日爲兄來見王爲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俟異日竟以柩歸王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

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驥字鳳來以  
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菽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  
於明萬曆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  
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翼字民望亦無子  
民望始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  
嘗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  
所著澹園詩義嘗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  
訓導公軼事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請於先君所聞僅  
如是而止今公旣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稍稍知屬  
文不卽此時表之恐後世遂泯焉方公之迎兄喪入京

師學中人多豔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哂或惜以爲迂儒唯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爲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述舊聞以刊諸石

###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南宮范翁壽八十夫人呂並存姑夫名之瑤字崑池姑之子徵麟字彬文號秋帆甘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女生二子長選次金三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於彬文師已而南宮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



崑池卒遐前卒其母瘵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瞻公  
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姊姑婦相繼卒  
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日盡沒金無子繼娶於  
沈生一女猶襁褓也哀哉先是姑夫崑池合葬南宮翁  
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  
師卒未葬至是五棺同日葬師善爲歌詩每日吟詠不  
輟處赤貧以舌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  
清晨出遊牛首山忘攜錢忍餓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  
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清  
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泣涕去年秋八

月間偶隱几見師隔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窮甚吾無以爲家也今啓所厝棺和蝨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珏橋鎮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塋面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輔君輔君生美枝美枝生堯佐堯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寡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貲置田宅稱溫飽生二子長曰體仁

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日體倫字慎徽甘泉學生是塋  
葬從周公敬元慎徽兩公左右祔從周公娶於周敬元  
公娶於仇慎徽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  
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孺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  
訓子孫睦婣任卹其鄰里鄉鄙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  
生宗贊謂余曰周孺人嘗買櫝愛之已而廉知爲某氏  
物憮然曰鄰里也萬一至吾家覩此何以相對急反櫝  
不取值鄰里娶婦者往爲之償新婦貧家女衣裙不能  
具孺人甫見急解裙衣之不使娶婦者知婦無裙也他  
行事多類是嗚乎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

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纏綿無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興起如代州者慎徽公每至書肆率檢破蝨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曰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棄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孺人之心適合知其教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虞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 皇帝萬壽 詔內外大小

各官得以已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  
李周南請 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爲奉直大夫請  
贈其王妣節婦胡請 封其母凌皆爲宜人凌太宜  
人受 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奉妣  
之柩與考合窆祔於王考塋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  
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遷揚之  
祖曰思洲思洲生王生王生良相良相字公達娶於  
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賓字价藩次卽國彥字美士  
次國士幼殤公達公早卒朱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价  
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

未有子以份藩公第幾子商山爲子商山字芝田生二男周南鼓南皆凌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王生公以下皆治生有業在邵伯鎮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以忠朴誠壹聞胡太宜人既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胡憐愛之如己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間於所生己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益誠既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暨凌太宜人輒恪立齊懼潛變所行覩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城去邵伯鎮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寢食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

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  
匱山至是合葬卽今所祔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  
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貌清癯愛潔好蓄  
書藉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訾笑不輕  
諾雖貿易實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率折閱而市井駟  
僮得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  
瘁病請棄業公憮然曰此業爲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  
遺母嗣我坐付此業旦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  
墮今以侮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  
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駟僮益肆其

謀凌太宜人蹙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爲人子漠然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遽捐非父志也周南乃赴吏自言謀者不得逞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甚凌太宜人睦於先後仲兄垣圯厭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憂甚趣周南營救幾被譴仲兄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嘗目以爲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譴確乃如是邪仲兄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爲立嗣凌太宜人撫其女入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殤鼓南早卒妻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凌太宜人上承事



婦姑克盡其孝下撫孀婦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歿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孀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婦而婦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妾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慰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封乃歿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爲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觀胡太宜人之教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馳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

世吾述芝田公處太宜人事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  
也因爲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阡云

殤孫冢志

余少子廷繡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  
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  
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繡死余在外其感處不可  
蹤跡貴齡殤之日卽瘞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壠上哀之  
惜之爲之銘曰

愚悲賢者初生悉良長不成器不如幼殤維爾幼殤我  
心則傷曩此尺土以爾形骸 文不朽爾死不亡

孤集卷二十一終

雕菰集卷二十三

江都焦循著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爲法吾高祖仰

湖公

諱文科

爲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

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缺長房承之違

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震鳴公行二

諱明暘

與諸弟析居旣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卽  
如所索不校吾祖母卞孺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  
及畫旣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

諱源

諸嫂嫉孺人奩厚迫

之析爨而遺以先世債負孺人盡以釵珥償債時僅薄  
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  
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鄰至今  
奉爲家範爾祖鑑千公

諱鏡

嘗元旦衣冠謁關聖廟路遇

族中無賴子窘辱至汗毀其帽人以爲必結訟公歸易  
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  
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聚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  
吾屋尙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間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  
所積而畱也先考諱蔥字佩士妣王氏爲明吏部觀濤  
先生

諱納

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

以通儒爲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咯血病應小試一次卽納粟爲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嫻任卹之行胞弟藿幼殤每墓祭必親詣而泣女兒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孀爲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己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子飲食之五十餘年好善樂施子族姓親戚有待以舉火者死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孀婦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饑出粟以濟循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懈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

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戚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  
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否不忍負君幸  
卽偕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艱然曰君奈何以  
祖遺宅償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旣中落復  
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戚有喪悵  
然曰吾尙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殯分而予之先考  
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  
有爲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譎受田者不忍欺  
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  
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賣之又有豕一

圈族子給以代販久不歸價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  
及卒族子至柩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裳器物與  
親族朋友共之不還未嘗往索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  
未嘗有難色新置燈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  
置其家十年已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率如常先考口  
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偕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  
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輩可無恐  
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眠法無子越十  
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爲紅色此厚德之證  
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



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  
筮之知數將盡啓筭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  
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燬嚴正甫  
等之券不翅數千金云娶謝孺人又納循生母殷孺人  
殷孺人生循及循之弟律徵孫廷琥廷繡循出廷琮律  
出廷鐵徵出繡與鐵皆殤琥生四歲先考始卒蓋四十  
外始得循猶及見孫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孺  
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  
植以羣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倦  
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善青鳥家言通郭景純諸

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箴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考教子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敲門磚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塗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余爲之駭甚試思朝廷設科非翰林不入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騙爲名不願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虚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慮以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

灌夫鄙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已接  
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獨免爲人鄙亦且免爲人疑否則  
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宰予何以短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  
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  
行之乎

不忤不求何用不減不求易不忤難讀書就正有道則  
宜用求而斷絕忤心

孫禮慕郎顛名德求與親近顛不許遂爲孫禮所害小  
人知慕名德正可進而教之蕭望之絕鄭朋周堪絕華

龍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動蔡君謨韓公轉爲致書  
關中得官學蕭之峻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胡質質辭以疾遼問  
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  
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  
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况質才薄豈能  
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爲交  
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諛墓猶可不必責備賢者  
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誼若結交絳灌

因而不黜何以爲賈誼

文中子言止謗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共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媮退讓此亦相率而爲浮僞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卓行傳蓋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陶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爲第一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爲歷來

論詩者第一爾輩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震爲人彊敏有口辨後乃病瘖又范延光傳云初秘瓊殺董溫而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嚴切若此

伍被始說淮南不當反爲敗之計也繼爲畫策爲成之計也及敗乃自上書告反真反覆小人以此受戮不爲枉矣

俗稱西王母爲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

虎首蓬髮鬖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清心寡慾  
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  
始而煉氣吐納既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爲食  
久之脾病吐利而歿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詆爲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  
復爲陰消陽長之候每七日而望死者復生未始非孝  
子思親無己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  
故不可爲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  
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穿窬當思其貧處貧當思不可爲穿窬

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爲一善舉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恒也否則高興爲之非出於沽名卽出於市恩旣不可長人亦不信

餘慶餘殃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爲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



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爲其  
食田鼠祭虎爲其食田彘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  
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  
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斂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  
矜不貪人曷爭乎

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忌乎我者亦必我  
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斂所餘以消人之忌胸  
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爲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異日爲有司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

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乘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清剛直行其極處必旋繞成團所謂結穴處也清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清吉濁凶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清氣行於中旋而爲首其濁者分爲四支草木之清氣直行爲榦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爲枝葉凡有氣者陽奇陰偶無不皆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清且相混而爲濁矣如水雖澄澈以

汗泥投之水亦變潔爲穢何吉之有

郤子爲韓子分謗晉所以勝齊也朋友共事全以分謗爲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誘諸友朋友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屬己爲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據爲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

己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謝孺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  
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孺人生循  
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九十有二年寢食未嘗  
離側循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臙婢  
媪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爲憾今  
得兒敢委諸乃輩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  
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  
皆與循同母而孺人愛之皆如己出孺人生父諱銓字  
雙南叔父諱天壽字觀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  
孺人爲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觀南公主之孺人

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孺人之外家稱雙南公  
曰五公公稱觀南公曰六公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  
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既隨孺人飲食起卧孺人教  
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  
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孺人令循出所  
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率撫摩以爲笑樂  
孺人同母兄王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行  
孺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時循家田園所出頗  
足衣食孺人不自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績麻或點錫  
箔爲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爲之手勤女紅口

中相論說嘉言懿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率以爲常甥  
女徐者幼失母孺人視如己女長嫁於裔已而孺人  
待之終身不少衰徐視孺人亦不異於母孺人病時苦  
脊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孺人及徐迭以手相間二十  
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慟之尤甚殷孺人哭踊極哀服  
甚年喪盡如禮孺人讀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  
嘗曰先祖姑下孺人最深於詩晚年以爲戒後世婦女  
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值空乏孺人多方成之  
循年十八娶婦孺人愛婦如女然婦寢偶東首孺人切  
責之曰左尊夫所居何爲僭之立命改正和睦之中而

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孺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歿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涕終身而不能報

先妣殷孺人事略

吾母殷太孺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時我適母謝孺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千公卒服既除謝孺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慙多詐嫉吾母旦夜構釁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

府君謝孺人遂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畱我去人將謂我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茅屋母與兩孀媪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爲田事凡耕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瘁謝孺人益重吾母之賢亟迎歸明年生女未幾殤遂生不孝循及弟律徵姑夫范之瑤每稱道兩孺人事循聞之也謝孺人撫循等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曰吾爲君撫子君爲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議此後無問我殷太孺人旣理家事法度井然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孺人而後行旣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孺人病噎臥牀



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孺人命小婢啓箚出釵簪衫服  
語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爲婦也今授君吾母泣涕  
受之親湯藥掖持不輟已而謝孺人病愈於是親族間  
有嘉禮延謝孺人襄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  
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孺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  
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孺人以  
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壽死深自痛惜今卽在焉  
能如君旣卒吾母以所受釵若衫命循等用以斂盡納  
於棺曰昔重違孺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孺  
人徒跣踊哭鬢髮戴冑不異子婦之事舅姑一時以爲

善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孺人卒去謝孺人  
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孺人亦年  
六十六而卒王孺人性嚴恪治家有法謝孺人和柔溫  
惠戚黨懷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持己府君棄世之後  
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飭循等  
不妄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讀書督之最嚴櫛楚撻扑  
不恤瘠黃其父失教以虛飾誤之深以爲恨病中課其  
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坐起謂  
循等曰先君以車迎我先孺人念我甚我亦念之今將  
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於府君

謝孺人合窆之穴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濮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餓苦學嵩泉聞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乃投轅門橋市口洋

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甕碎大窘或曰爾寡人  
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  
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  
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  
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  
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  
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  
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  
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  
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苑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

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倜儻落落寡偶濱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問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

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  
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  
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  
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  
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  
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  
謹狀如右

書謝少宰遺事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  
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慎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

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  
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  
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  
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王麟又徐皆升  
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  
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  
甫並稱適賈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  
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爲  
乞請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  
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

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礮命司礮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鹺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鹺使以不與課詰汪汪恚振裏去明日鹺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爲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鷺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篋得



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嚙過半庚子秋間筆也苦冗且瑣  
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  
聯字鸞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菘餼於庠乾隆庚子  
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  
六日病者貧蹙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  
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卧其口中臭腐穢  
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  
背衛之於兩肩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  
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  
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

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裔烈娥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贓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

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  
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  
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  
爲書其事吾鄉黃珏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  
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壻爲媒誤許西門  
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  
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  
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  
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三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  
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

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

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唇焉衆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鞠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送供出凌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

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爲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謀爲綏高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淵爲禍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謀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乎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

縣吏吾爲之情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汗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蒼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譟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

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旣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 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書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酒埽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董家老壩人寺



僧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與屍共卧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入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詈詈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戇徐與黃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所論者發之而黃已忘前事矣

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戴破帽布衫不繫帶携其書行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且服牛肉醬以地黃治之大劇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旣死周益狂每面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蓄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字心仲周名室輔字維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憇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孜孜於實學中務有得於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憇而狂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菱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

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母謝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面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般孺人問其葬裕時何以不往送杜曰其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置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重其節每來戒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孺人病來

侍疾數十夜不睡凡有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是福病  
瘵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  
至是並深葬合耐竭力累土哀然成墳歲時寒食親嘗  
羹飯紙錢拜其冢誠敬不輟杜氏性謹愿誠樸嫁裕時  
才十八隨夫居余家服洒掃爨汲之役妝飾極質人多  
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  
不能勝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  
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否刻入碑石伏乞察

核

雕菰集卷二十四

江都焦循著

告先聖先師文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已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腹脹

於心旣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  
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  
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昏瞶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  
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甫於  
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  
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  
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鎔貫零散比櫛凝鬱索之  
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旣盈更寫清本去年悟  
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  
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 聖

世沐享大平自料才薄不勝簿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  
蹇庶幾闡明此經上報 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  
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冥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  
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  
陳祧說夢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安必更端復起  
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昭  
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  
鑒之

代詒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爾君淵源先聖總貫羣英萬物咸覩六莖遂明書師

斷合鄉壁詭更三蒼之旨聞乎晦盲許君正之古訓用  
宏師習說謹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  
經義以平 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兩君是程  
唯守臣某湖山肇祀牖我諸生 天子命之備物薦誠  
典儀永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鹽運使司馥園鹿公文

嗚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軍  
國下惠商工窮操水鑑化協金鎔矯矯穆穆和而不同  
其在先世宏莊倉豈俠著東林亭彰北海醴瀆芝茹揚  
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通六莚明貫諸經甫官



鄉校繼宰邑延河汾之側士謹民安自北徂南蒞臨江  
浙天子命之來司嗾臬布乃公誠脩其直節鹽丁竈  
賈懼怵躍悅清儉之風侯冰侯雪惟茲講院建立有年  
自公之來振怠扶顛延師論學拯我之偏嚴其獎罰生  
我之虔鼓我壯志寡我過愆給我薪火安我誦弦閑我  
器識恬我性天我功賴課我守賴堅我粥公粥我饘公  
饘我非木石能無感焉嗚乎哀哉長松春槁德星晨流  
三年未遠頓反於幽杳杳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  
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儔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郤卿守惇文子獎擢邦家之光以  
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卓裏孚  
頁至表稱重較世德相承巍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  
入采播瀛濤春生袴褶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  
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  
母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  
解惑與古爲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爲講院師我慚私  
淑宮牆莫窺講公之書公教以垂王溪朋黨公雪其譏  
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緣情綺靡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  
爲易之夏侯歐陽經傳父子紬書石室世爲太史鹽澤

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乎哀哉南瞻構  
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憂  
木山在篋寂寞隱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  
越之曲矢我愚誠以爲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乎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蓋公之精神如水如鐵公  
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  
如水溷跡魚鹽大隱於市閭有公言鋤筍不設爲公之  
交甌塵可徹瓶有旨酒衍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  
發以風霆人挹陽春渾爾形骸相見以真循生無狀公

獨予珍品以驪黃重以昏姻蘋魚之教綦巾食貧歲維  
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出或我粵峯遺我良謀惟善之  
從十年蘿蔦托以青松年來餬口千里客蹤前趨青衮  
維暮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載來歸公笑攜筇詢  
以舊事感慨惺忪旅雁宵鳴我又南征琴書契闊魂夢  
紆縈頓有伴來凶訃驚聞悠悠越水冥冥夜台鶴鷗朝  
翔鷓鴣夜哀須眉邈矣使我心摧且聞伴言尤可悼痛  
弱孫幾齡梨棗素弄蒿里方歌童烏又慟幻影無端浮  
漚一夢嗚乎哀哉謹以樽酒佐以山羞遙望甘泉惟靈  
之求竹風增戚涕雨成秋悲憤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

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爲文以哀之

蘭蕙之樹芳而易靡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雲甕三更書筒半墨如彼春風挹於朝芷南船北騎驅我以貧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魯道客遺雙鱗蝓姑喜拔尺蠖初伸歸來晤君君方抱戚寶瑟新僵遺衣在壁藥臼秋寒繩牀夜寂更有童烏苗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囿三拜方歸百憂咸遘誰遣斯懷乃伊爲疚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晨冽送我於南陽神疆

立言笑猶堪淒淒別緒叠叠深譚蕪城春遠越水烟含  
凶喪忽訃疑信豈參嗚乎已矣昌谷終埋江東誰識鉛  
槩塵封束編蝨蝕室有孤雛豈甘就食夜靜呱呱啼呼耶  
不得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盡君有兄  
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以騰以驤君多素友永矢弗忘  
道書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  
資短長文章不朽道德恆昌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爲  
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

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訃於循

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懇爲文勿爲應  
酬之作感且不朽嗚乎循何人哉烏足以傳安人夫飲  
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  
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哀而哀卽緣飲泉之所述而述  
嗚乎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纈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宣乃  
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且食貧厯境  
自易立德恆春操乃井臼絜乃蘋蘩已安於素人覺其  
辛遵彼南陔厥草油油艷豔者子載泣載歌承明金馬  
將滙其流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蘭本春傷松釵

夜落寒風吹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搶呼誰諾嗚乎蒼  
天哀何時卻

謝景張哀辭

有序

嗚乎子去年病爾不解帶而卧者十餘日禱於神示願  
損壽以益子已而子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生易  
子之死耶爾病呼子子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  
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乎子負爾也歲甲  
子爾始從子遊見子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  
之術明子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筭罔或差也見子說經  
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子每注經令爾旁



蒐博采罔或遺也爾故善書予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  
而學晉爾故習時文予告以八股之體乃棄時俗而趨  
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酒食惟書史日親居予書塾  
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予自授徒以來信而從  
視予若父者惟爾一人予以爲予之學將來賴爾以延  
予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間也而爾竟  
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至性如子兮奚有譽  
於厥心疇昔之日兄子病革子舍命以求醫兮果竭神  
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轉福壽而安全將蔑長上

之死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叩阿壁以冥叩兮孰矚  
我以真銓嗚乎噫嘻吾知之矣顏短命兮冉疾惡安國  
暨輔嗣兮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孚  
於冥漠惟秉賦之有窮兮匪鬼神之用削旣爾宗之不  
振兮亦吾命之多薄洵芝草之難長兮抑醴泉之易涸  
悵樸學之不覿兮尙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  
帷兮書策塵封人何之兮雞窗夢醒惟爾思兮燈闌目  
落魂歸來兮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二月乙丑循以清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

靈曰嗚乎自丁卯之冬迎爾棺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跽伏於家著書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夕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間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緣爾之夫壻自爾歿世以來尙未再娶因此遲遲踟躕瞻顧去年秋月爾夫壻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旣返兄柩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雷塘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余年八歲父母以長姊初殤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

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既  
嫁也爾姑賢之食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讒突  
來虺易吾母旣因爾而沈疴爾遂亦因母而羸瘠爾死  
之後讒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棄爾荒叢余時深  
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兩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  
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人夢絮語依  
依如嗟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  
夫之心於此可見矣讒爾之人身死幾夕其子旣惡疾  
短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  
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

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卮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慕陳阮君室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官保芸臺先生次蔭捷次蔭惠蔭惠爲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爲文余誼爲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敘行事以爲之誄其辭曰

博陵舊族適於陳畱壺範幼習婦德日脩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義立動與禮游嗚乎哀哉始歸君子家道

食貧木牀蓍席集蓼之辛賃春舉案亦備其勤既勤既  
儉既解其屯浸裕厥境弗逸其身嗚乎哀哉君子于役  
悠悠十年誰持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  
兒以讀春誦夏弦教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懲嬾  
於眠闔必親啓計口爲餽盥漱尙未洒埽以先藏糴於  
市旅旼於田井井艷艷各凜無喧日之夕矣一家安妥  
篝燈於室女右兒左已獨不安戶必親鎖邏爾井竈勿  
貽水火可以梁肉疏糲餐之可以羅綺褰布衍之可以  
逸樂勞瘁單之君子素疾藥餌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難  
之身有沈疴轉自寬之心之憂矣德之覃也嗚乎哀哉

爰有孀妣相與依倚去年秋月妣病而死宜人傷之哀  
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慶喜思之不見大慟幾亂先後  
之情親愛如此葬妣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鑿於  
城聞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連朝乃遏其行婦不克俟  
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尙實行  
步如常語音未失自云無它惟食之窒一月未周傷哉  
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  
人其德可知余爲世告以作此辭